

第24屆五虎崗文學獎散文佳作：回家練習

瀛苑副刊

◎文許展寧（日文三） 圖陳維信

父親說，他要回家。

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斜倚在窗邊，外面的光透過窗櫺照在他身上，形成交錯的陰影，他的臉像是被拼貼重合的畫像，細碎的切割開來，摺疊的背不自然的抵住牆壁，像一個防禦的姿勢。

電扇吱嘎的轉動著，啪啪啪啪，我停下摺衣服的手望著他。

他沒有再說一句話，眼皮鬆垮的垂下，好像睡去了。

我走向前去，拾起他掉落在地上的外套，上面有著淡淡的菸味，整個客廳都是這股味道，搓合了乾澀的煙味跟一些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混合起來的氣味，苦苦濁濁的，我輕輕吸了一口氣。

那是他的味道，一連十幾年都沒有改變。

父親的味道。

當我們在狹小的公寓住宅裡稍稍轉身就幾乎要撞到彼此，我還是一個正在長大的孩子時，他總眯著眼睛笑，那是我最早對他的記憶，美好溫柔的，他招手喚我過去攤開他從雜誌剪下來的彩色圖片，裡面的風景畫早在我腦裡一團模糊只覺色彩繽紛，他卻將那些圖片極為寶貝的用文件夾收藏起來，好好的收在櫃子裡不時拿出來翻閱，那些是他常掛在嘴邊的老鄉風景，照片有著破舊而皺皺的邊，在他眼裡卻依然如此鮮活，極愛極愛那些東西的。

「妳要是能去那邊看一次就好…」

父親一向是極少出門的，母親說，他以前工作的時候跑買賣，攤販零售，做業務什麼都幹，騎著別人轉賣來的二手車在大台北的馬路上東奔西跑的，吸著廢氣拉客戶送文

件，有時一天要跑好幾趟，冬天只靠一件外套禦寒，而夏天來臨，汗就這樣大滴大滴的落下來，轉瞬被蒸發，母親說這話時的臉上是不忍的表情，停了一會不再說下去了，而我隱隱知道那一切都是為了尚在母親肚中未出世的我，於是有些彆扭又帶著愧疚的，不知該做些什麼樣的反應好，只是說「喔」，輕描淡寫的帶過，一如父親。

是啊，他總是輕描淡寫的活著，除了說著那些風景時會整個人鮮活起來，父親唯一的樂趣就是戴上眼鏡細細看著那些收集來的圖畫，喋喋不休的講著老家的一草一木，日日眯著眼睛看存款簿上的數字，那是多小的時候就打定的主意，揣想在老家買一棟房子，要花多少錢？鐵定比現在住的房子要便宜，父親心滿意足的說著，我在燈下陪著他，聽他說，說老家的空氣多好，說未來的房子要有露天陽臺，說那裡可以看見山、看見海。

我揉揉眼睛，看見他走進那些照片裡，畫面逐漸暗淡，燈滅了，然後被收進壁櫥裡。

我不知道老家在哪裡，也從不感興趣，甚至有些厭煩跟倦怠，從他模糊的嘴裡說出來的詞有股味兒，讓我難以靠近，或許總是這樣，他沉溺於自己的世界中，編織通往老家的路，而我靜靜在旁邊冷眼望他，在他不注意的時候長大。

我們第一次爆發激烈爭吵之時，我們坐在餐桌前，三菜一湯，眼前的魚正衝著我笑，父親叨念我的不務正業，叨念我老是不回家，叨念著我不是個好女兒，我狠狠的用筷子將魚嘴巴撐開，瞪著裡面黝黑的洞，試圖想將注意力轉移到看看魚有沒有舌頭，而嘴巴正不聽話的溜出一些恰到好處的頂撞詞彙，都是尖銳而觸及核心，手肘以某種強硬的姿態打破一隻碗，碗由桌沿滑落跌個粉碎，如同我粗啞的言語爆裂開來，難以收回。

父親看著一臉反叛的我，那張臉該是多麼像他，他胡亂的揮著手，隨即點燃一隻菸，用力的將菸味噴到我跟前來，彷彿無聲電影慢速播放，他大喊大叫的姿態定格，我竟聽不到半點聲音。

「養妳這款無路用啦，反正我要回老家了啦！管不了妳了啦…」台國交雜的話語模糊強烈的穿透我耳膜，裂開一個大口子，血滋的一聲噴濺出來。